

书中的我尘世的你浮躁生活的镇定剂  
劫金和布施并存惊色和傲美同在还原人性的真实

# 戒色

一部纪实风格的都市犯罪小说

幸福有多远 目的乃墓地

宿命人生 善恶一身的小人物心灵史

白长海◎著

白长海  
Bailanghai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CHINA POLICE UNIVERSITY PRESS

# 戒除烟瘾

woben 白水海◎著  
shanliang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本善良 / 白长海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653 - 0072 - 1

I. ①我…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1397 号

我本善良

WOBENSHANLIANG

白长海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厂

---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

印 张: 18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5653 - 0072 - 1/I · 0017

定 价: 30.00 元

---

网 址: [www.cppsup.com.cn](http://www.cppsup.com.cn) [www.porclub.com.cn](http://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mailto: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mailto: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本善良  
WO BEN  
SHAN LIANG

第一章



一九九五年八月末的一天。早晨六点钟，鞍山市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已经到处是脚步匆匆的行人了。

宫乃盛手插在裤兜里漫步斜穿广场。他今年四十三岁，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岁的样子，脸孔清癯白皙，身材高挑瘦弱，肩平腿长，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显得宽松舒展。他不慌不忙地登上停在广场西北角的大客。

四个半小时后，这辆冬冷夏热的所谓“空调”大客，轻轻地滑进了大连市青泥洼桥。昔日很威风的大连火车站，在周围的摩天高楼和巨大的广告牌映衬下显得矮小了。

宫乃盛没有停留，随即换乘十三路公汽直奔码头。

售票厅里，买去烟台票的人特别多，排着蜿蜒的长龙。相比之下，去青岛的人却很少。因为近几年轮船票价涨势过猛，人们去青岛不如经烟台改乘汽车或火车，既省钱又省时。

宫乃盛犹豫了一下，便排在买青岛票的队伍后面。

一股劣质化妆品的气味顽强地分开周围污浊的空气，“一枝独秀”地钻进宫乃盛的鼻孔，鼻粘膜经不住刺激，打了个小小的喷嚏。宫乃盛不得不正视排在他前面的这位女士。女士丰腴肥白，穿着一件可透视乳罩带儿和三角裤的无袖黑纱连衣裙，裸露的臂膀和少女的腿肚儿一般粗细，如桶的腰身和更加丰隆的臀部相比倒也显出些凹凸的曲线来。

宫乃盛没有注意，一个穿着紫红色半袖T恤衫、相貌委琐卑怯的中年胖子已在队伍的前后来回溜了好几趟了，最后终于站在宫乃盛身旁，痴痴地盯着穿黑纱裙的女士，脚步不自觉地跟着向前移动。半晌，

他转过头来，油光光的脸上堆满了笑，和和气气地对宫乃盛说：“嘿，大哥，对不起，加个塞儿。”

宫乃盛看看前面，还有几十人才到窗口，而身后也只有十几人，莫名其妙胖子为什么非要在自己这儿加塞儿？胖子不等他同意已经站到他前面。宫乃盛不高兴地扒拉一下胖子：“你这人怎么搞的？”胖子也不生气，诺诺地退出队伍，仍站在他的旁边。

宫乃盛觉得自己有些小气，想到此行目的，不觉苦笑一下。他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小小说。说的是苏丹在大马士革的宫殿里接见一名他十分喜欢的英俊青年。青年焦急地请求他为自己准备一匹快马，他要马上奔往巴格达。苏丹问为什么？青年说，他刚才路过花园时看见了死神，死神在向他招手，所以他得尽快逃走。苏丹同意了。青年骑着骏马而去。苏丹很生气，来到花园质问死神。死神说：“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是有意威胁他。我只是看见他还在这里不禁吃了一惊，便举起手来，因我跟他早已注定今晚会面，地点在巴格达！”

宫乃盛很欣赏这篇翻译小说所表达的宿命论，它深刻得反显简单了。正如中国老百姓常说得那样：阎王叫你三更死，不肯留你到五更；该在井里死的不在河里死。自己这么急匆匆地到哪儿去呢？还不是奔往巴格达！

穿紫红色衬衫的中年胖子直到确认黑裙女士买的是三等舱，才到后面去排队。宫乃盛也买的三等舱。当他走出售票大厅的时候，发现中年胖子已经很自然地和黑裙女士搭上话了。在超越他们的时候，宫乃盛回头望了一眼黑裙女士：文得过细的眉毛、涂得过艳的脰唇、扑得过厚的脂粉，宫乃盛已经知道她属于哪一类女性了。

整个漫长的下午，宫乃盛都呆坐在候船厅的椅子上。他很惊诧自己为何能这般平静？几乎和历次出差一样。看来，人们对巨大悲喜的到来都不像预想得那样惊心动魄。小说中关于人在生死关头心中波涛汹涌的描写都是作家的杜撰。

外面天黑了，宫乃盛踱到窗前。二十年前，他在大连土城子石灰石矿施工时，去过一次青岛。大连海港的夜景曾使他激动不已。他像虔诚的信徒一样，忠实地按照作家们在创作谈里的谆谆教导，趴在椅子上及时地记下了自己的观感。

现在，海上停泊的客轮仍旧通体明亮剔透；火把似的拖轮依旧往来穿梭于艘艘巨轮之间；低沉有力、沉着从容的船笛仍然不断地回响



在辽阔壮观的海港上空。

可这一切都再也唤不起宫乃盛当年的感觉了。

开始检票了，人们本能地向前涌去，也不管买的几等舱，还有的为先后顺序吵吵嚷嚷、推推搡搡，检过票后一溜小跑，临到登船时却被警察吆五喝六地拦住，眼巴巴地瞅着买二、三等舱的旅客颇有些自豪的、大摇大摆地从眼前经过，优先登船。

到处都能看到金钱买到的尊严，宫乃盛再次感叹。他看见穿紫红色衬衫的中年胖子搀扶着黑裙女士踏上扶梯。两人的脸孔都红红的。黑裙女士显然喝多了，高跟鞋又不大得劲儿，身体的重心都移在胖子身上。胖子一副义不容辞、理应尽责的样子。

宫乃盛的舱房共八个人，六男二女，他在下铺挨着门，黑裙女士在他对面。她还没有醉透，生怕被别人占了便宜，尽可能抻长过短的纱裙裹住赤裸的大腿。她还真没有冤枉人：六男中除一老者一儿童和宫乃盛外，那三个男的眼睛都有意无意地朝她身上溜，没话找话、直接间接地穷搭讪。黑裙女士显得很正经，索性身子一颠，脸朝里背朝外。结果适得其反，倒省去了躲避她目光的麻烦。她也确实穿得太露了，薄薄的黑纱哪里遮得住她阔大肥圆的臀部。朦胧和隐约有时比赤裸更刺激，黑裙女士其实是深谙此道的。

舱里十分闷热。宫乃盛和那老者先后步出舱外，迎面碰上穿紫红色衬衫的胖子。胖子先自堆下一脸谦卑的笑，正要开口，见是宫乃盛，怔了一下，放他过去，对那老者客客气气地说，自己没买到和妻子同舱室的票，希望老者行个方便，换一下房间。老者爽快地答应了。

过道里、楼梯旁，旅客们来来往往：找房间的、打开水的、串门子的，一个个都挺兴奋、挺祥和的样子。甲板上也挤满了人，相机的闪光灯一闪一闪的。初乘船的大发感慨，老出门的指指点点。西边的海平线上有一堆灰色的云，已沉入海底的太阳为它镶上了一道紫红色的边。情侣们面朝大海依偎在栏杆上。

开船了。海港和城市的灯火渐渐地被黑暗所吞没，周围已经茫茫无际。轮船缓慢地、颇有些孤独凄凉地行驶着。

甲板上，除了依偎更深的情侣们已经看不到几个人影了。宫乃盛心想，六七个小时以后，当我置身那漆黑的海水里，其感觉也不过和这艘轮船一样，假如我那时还有感觉的话。

宫乃盛回到舱房。黑裙女士仍然躺在床上，穿衬衫的胖子侧坐在她旁边，也不嫌热，拿她肉乎乎的身体做沙发扶手，正絮叨什么，俨然一对夫妻。

三个男的发现黑裙女士有了男伴后，后悔刚才对她的巴结，脸上都显出清高、庄重的神态：一个看书，一个假寐，一个盯着旋转的风扇发呆，对胖子偶尔心虚的讨好，只矜持地嗯嗯啊啊，不屑一顾。只有那少年出来进去地看新鲜，他的母亲、一个干瘦的半大老太太不时地叮嘱他。

胖子对宫乃盛特别关照。他觉得只有宫乃盛知道他和黑裙女士不是夫妻。胖子殷勤地递过一支“红塔山”，问他从哪儿来？宫乃盛本不想搭理胖子，又担心胖子怀疑自己嫉妒其好事，便振作精神说自己从沈阳来。胖子深入询问。宫乃盛只得胡诌自己是省文联的，到青岛参加一个笔会。胖子立刻作肃然起敬状：“作家？好！咱们是半个同行。我从鞍山来，叫马行空。家父也是搞文艺的，在曲艺团创作段子。马步芳听说过么？”

宫乃盛只知道单田芳。马步芳？不知道，礼貌起见，他敷衍道：“有印象。”

马行空来了精神，溜了一眼黑裙女士：“我从小就爱好文艺，八岁登台，十一岁就代表鞍山市的小学生到省城参加汇演，获一等奖！”胖子竖起一根粗短肥的食指，目光炯炯，等待宫乃盛和黑裙女士的反应，可他又挺不住，“后来，”他非常惋惜地说，“生生地叫‘文化大革命’给耽误了！”

宫乃盛觉得这胖子有点意思：说话直率、表情丰富，便问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到青岛去干什么？以资鼓励。

马行空可能早等着呢，滔滔不绝，说他是会计，在鞍山的中国冶金建设公司工作。他们单位在青岛焦化厂有活儿。不知是担心黑裙女士和宫乃盛小看他，还是真为自己的本职工作自豪，他喷着唾沫星子说：“现在，会计、尤其是直接管钱的会计最吃香了。什么科长、处长，哪个不得在外面工地呆着？我就用不着！一个月愿意去，去两趟；不愿意去，一趟拉倒！去了都欢迎，为什么？给他们开响！然后核销核销购料发票、到银行对对账，三五天完事儿，走人！回家干呆闲逛。当官的还都得捧着。现在这个社会，哪个当官的没点事儿？都在会计手里攥着呢。”

我  
這  
良  
WOMEN  
SHANLIANG





冲黑裙女士的档次，想必也未见过什么大人物，充满敬意地捧住马行空搭在她腰臀上的肥手。

发呆的、看书的、假寐的旅客，也都对胖子感起兴趣来，一个劲儿地啧啧叹息当前的社会风气，也有问胖子的，他是不是多少也能“弄点儿”？

马行空略沉吟一下，笑一笑，故作城府：“我这个人不会。不过，身上穿的、家里用的、街上玩的，开个发票就报销。不合制度的，叫它合就是了。”他含糊神秘地笑笑，“嘿，也就那么回事吧！”

怎么回事？不说比说还赶劲儿。

灯光照不进床里，黑裙女士把马行空的肥手按在自己结实敦厚的大臀上，亲热地捻动起来。

宫乃盛庆幸自己刚才没说真话，胖子原来是和自己一个单位的，只不过单位太大，有三万多人，彼此又不在一个小单位，所以不认识。

宫乃盛将谈话逐渐降温，最后推说晕船，脸朝舱壁躺下。他不想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六七个小时以后他将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个世界。那些跟他远不远、近不近、亲不亲、疏不疏的同事、朋友、邻里等，都会真的以为他和吴琴出国留洋了。除了年迈的母亲和一个精神病儿子，他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会认真地查对他们两人到底哪里去了？数年以后，如果有人偶尔想起他们，定会认为他不过是一条白眼狼，在遍地是金元宝的国外发了财，哪里还会记得故里？哪里还会记得亲人朋友？

轮船轻微地摇晃着，轮机声和风扇的旋转声均匀而单调，房间里的人大都进入梦乡。胖子起身关了灯，和黑裙女士狎昵起来，喘息声渐重。

宫乃盛哪里睡得着？

实际上，宫乃盛的一生只做过两件事：改变工种，追求爱情。

作为一个人的一生来讲，这不是两件太难的事，可他却选择了最艰巨的手段——文学创作。他失败了。生活是无情的，从来不懂得怜悯，从来不顾及你哪怕最起码、最微不足道的愿望。他从记事起，就不断地患单相思：现实的、虚幻的、书本里的、银屏上的，可却从来没有一个女性真正地爱过他。

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伸展，便龟缩在内心世界变成幻想。只有在

这里，宫乃盛才能自由地驰骋。所以他最羡慕的就是作家。作家可以在作品里大胆地追求女人，可以把生活中那些令人遗憾的女人变得完美无缺，把那些畏缩卑微的男人变得阳刚勇猛。

宫乃盛十七岁上山下乡，十九岁回城，在冶金建设公司当水泥工。白天抡镐头，夜晚捏笔头，整整写了二十年，除了偶尔在本市的报刊上发表些短篇小说外，别无所获。当他在不惑之年终于灰心地扔下笔时，爱情却不期而至。

那是一九九三年，宫乃盛所在单位在辽宁的西北部、柳河上游，一个叫闹德海水库的地方施工。他和副科长刘志毅负责工地的材料供应。

中秋节那天，工人们聚集在宿舍的院子里开联欢会。录音机里播放着欢快的乐曲。工人们有起舞的、有引吭的、有耍嘴逗笑的。大多数工人还不会跳舞，但都跃跃欲试，尤其年轻的女工们最为积极。牲子里拔大个，刘志毅成了这群舞盲中最耀眼的明星，女工们都以能被带几圈为荣。

有一个在伙房做饭的女工，二十七八岁，叫吴琴，胆子最大，频频出击，最后几乎霸着刘志毅不撒手了，而且越跳越有往圈外逛的意思，想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

吴琴细眉弯眼、鼓鼻小嘴，身量不高，但各个部位都很圆润周正，是这帮女工里长得最好的。她可能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理直气壮、当仁不让。

宫乃盛记住了这一天。

当时，刚刚升起的金红色圆月就悬在柳河对岸的沙岗上，周围没一片云彩，沙岗泛着莹白色的光，清晰的边缘和宝石蓝色的天幕划割分明。河谷上空飘着些似烟非烟、似雾非雾的氤氲，一切都像是浸泡在清水里。

一个月后，当宫乃盛从阜新市催办材料回来，发现吴琴已深深地介入了他和刘志毅的生活。

早晨，刘志毅还没起床，吴琴就过来，用那种带旋盖儿的大罐头瓶为刘志毅冲奶粉鸡蛋。因为已是初冬，为防止瓶子炸裂，要先把它半浸在脸盆的温水里，等它凉至不烫嘴时才叫醒刘志毅。有时不放心，半道儿还要抽空从伙房回来一趟，如见刘志毅还在睡着，便不厌其烦地重新烧好热水，放进脸盆，时时用手指试水的温度，重新温好



奶粉鸡蛋，直至眼瞅着刘志毅起来喝下去，才心满意足地回伙房干活儿。

吴琴伺候刘志毅上了瘾，几乎呈病态，整天扎手转圈儿地找活儿干。明明刚洗过的衬衣还没晾干呢，她拿过来又洗第二遍；明明刚擦过的皮鞋，她总觉得又落上灰尘。她毫不怀疑地认为工地上所有的女工都爱刘志毅。每当她从院子里穿过，进到刘志毅的宿舍时，都认为背后有好多嫉羡的目光，甚至会有不少女工暗中哭泣。她由衷地、真切地体验到了抢到王子的灰姑娘是什么滋味儿？常常在宫乃盛和刘志毅谈什么最起劲时，突然“哎呀”一声，使二人吓了一跳，中止谈话。她便说她忽然想起晾的衣服忘夹卡子了，牙膏忘买了，一个衣扣忘缝了，洗脚水忘泼了，食堂的油罐子忘盖了等等一类“大事”。揽过谈话之后，便和刘志毅详述事情发生的原因、经过、对策，及如何预防，万一造成损失怎样弥补等。当然刘志毅也是爱听的。令宫乃盛最可笑的是她的一本正经。宫乃盛常常假装十分诚恳地对吴琴说：“请你记住，我是男的，又没有同性恋的毛病，肯定不会夺你所爱。”

只有在刘志毅实在没有什么活儿需要她干时，她才会和刘志毅倒换位置，变成了一个调皮的孩子，在父亲面前撒娇发嗲。因为没有那么多实质性的东西可谈，就故意挑起事端，一本正经地拌嘴，一拌就三四个小时。为了不冷落宫乃盛，还不时地拉他出来评理，动不动就白牙一咬红唇：“嗨，真把我气死了，恨不得把你嘴巴嘴巴咽肚里头！”于是软脚肉拳头地动起手来，令宫乃盛字写不成书看不了，烦得抓心挠肝。他本来和刘志毅床头相抵，吴琴借口他睡觉打呼噜，找来几个平时爱围她转的工人，将两床之间的隔板加高，免得宫乃盛偷看两人打情骂俏、摸摸索索。宫乃盛说：“耳朵怎么办？”吴琴真不真、假不假地拿过来一个“随身听”耳机，塞进宫乃盛耳朵里。

宫乃盛躲是躲不起的，这个地方偏僻，距最近的集镇哈尔套也有六十里地，入夜一片漆黑，只有林涛声和狗叫。况且，两人不是一时半会儿，而是天天恋扯到下半夜。宫乃盛只好该脱就脱、该睡就睡。宫乃盛有好几次想搬出去，刘志毅高低不让，明确告诉他，就是让他起个掩护作用。如果刘志毅独居一室，吴琴就没法来了。宫乃盛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时常陪伴二人出院儿。在工人眼里，他们三人说说笑笑去山里散步，自然得很。其实一到树林里，宫乃盛就得撤退，悄悄地独自一人返回宿舍，到时候再把二人接回来。刘志毅大小是科长，

十分注意影响，即使吃了鱼也不想沾腥。

每当这时，宫乃盛也不大得劲儿，回想自己这多半生，爱过无数女人，却没有一个女人爱自己，不免有些悲哀。

在青少年时，宫乃盛对异性一直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十六岁时，一次参加市中学生运动会，他的座位紧挨女子跳远场地。他十分惊骇地发现，自己的注意力竟然没有放在运动员的成绩上，而是紧盯着运动员赤裸的、光洁的大腿。回到家里，他在日记中好一顿忏悔，非常厌恶自己。这和他经常看的《论青年修养》等书的要求大相径庭。拼命锁紧的结果，就是崩溃，除非它演变为病态。

二十六岁时，宫乃盛觉得身上的那股无名火越来越暴戾、越来越横蛮、越来越不容商量了。他实难抵挡了。一次，在影院观看首次公映的法意合拍影片《巴黎圣母院》，他深深地爱上了艾丝美拉达，热泪滚滚，不觉地紧紧捏住了邻座观众的一只手。那是一只异性的手，搭在两人共用的扶手上。谁知，那个异性更大胆，随着剧情的发展，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把宫乃盛揽在怀里。宫乃盛头一次接触异性，如同腾云驾雾、不能自己……

一道手电光射来。那年月，什么“二老便”、“联防队”有的是，好像每一个人都在被监视之中，就等着你、盼着你犯“错误”。他们被带到“人保执勤室”。在灯光下，宫乃盛才看清搂他的女性足有三十四五岁年纪，长得端庄善良，神态忧郁，尚未从激动中完全清醒过来，脸上挂着泪痕。据她说，她有个弟弟和宫乃盛一般大，长相也差不多，新近刚刚因一场车祸死去。她看宫哭了，又握着她的手，使她猛地联想起弟弟。“二老便”说，这他妈的也太巧了，编的真圆道！女的说，你们可以到我弟弟原来的厂子去问。“二老便”说，谁有那闲工夫？况且这是两码事儿。“二老便”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流氓阿飞，很扫兴他们俩犯错的程度，不大令人过瘾，非常希望他们俩能“那样的”。事后二老便们曾相互埋怨电棒射过去太早了。宫乃盛也时常纳闷，公安局为什么老爱用这帮人呢？没办法，例行公事，叫单位来领人！当时刚恢复高考，宫乃盛看自己成为作家无望，便想报考大学中文系。他平时很爱看闲书，考题又比较浅显，他是有把握考取的。可是单位就是不同意，义正词严：德、智、体，首先是德，没有德的智，其危害更大！要命的是，宫乃盛结合自己最近生理上对异性的渴求，也认为自己不健康。想自己修炼这么多年，不但没有成



“仙”，还差点儿成“匪”，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应该结婚了？找不着“爱人”还找不着“女人”么？结果，“女人”也不是那么好找的，一连托人介绍十几个，都因为他的工种和家庭条件而告吹。

宫乃盛上火，干脆不上班了。没想到却苦尽甘来，社会上刮起一股帮教后进的风，有名的电视剧《新岸》就是在那时候轰动的。像他这样有“前科”又不上班的人，正是难得的帮教对象。党委书记亲自跟他结“对子”。后进一旦变先进，比压根儿就先进的要吃香得多。那时还兴“讲用”，宫乃盛的文才写小说不行，写讲用报告可绰绰有余。他奋斗了多年没解决的工种问题，泡了俩月病号却解决了。党委书记亲自安排他到供应科当提料工，又给他介绍了一个比他大一岁、家境和他差不多、根红苗正，名叫赵志的姑娘和他结了婚。

见面的第一天，宫乃盛就觉得对方过于缺少水分。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去了供应科，使他对生活又充满信心，他又要“奋斗”了！平时所受的“良好教育”，此刻又派上了用场。什么“看一个人，不要只看她的外表，要看她的心灵”；“只有心灵美的人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等等，一些警句格言又都跑出来说服他了。

赵志是工农兵中专毕业，字写得漂亮，也爱好文学，作风又正派。宫乃盛正需要一个心灵纯洁的人净化自己。看脸蛋儿不如买张美人图好啦！妻子首先应该是事业的伴侣、革命的同志！古人尚知“丑妻近地家中宝”呢。

宫乃盛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干什么都能找到理论依据，一遇重大问题必定冲动，必定走极端，说服自己和别人同样都是一套套的。

刘志毅回家探亲去了，要十天左右才能回来，这些日子，吴琴显得可怜巴巴的。刘志毅临走扔下的几件脏衣服，她挑出两件内衣舍不得洗，留着闻味儿。整天赖在宫乃盛的屋里、刘志毅的床上，夜晚大盖，当然不是大脱。这回可把宫乃盛拣起来了，缠住不放，喋喋不休，话题当然是围绕着刘志毅。宫乃盛有时无意之中不知不觉跑了题，吴琴便漫不经心地、也似乎是不知不觉地把话题再拉回来。反复几次。宫乃盛发现了，便不动声色的一次又一次地岔开话题。他惊奇地发现，吴琴是那么娴熟、那么自然、那么不着痕迹地把话题一次又一次地再拉回来，每一次走的路径又绝不重复。

下半夜两点了，宫乃盛实在坚持不住了，说什么也打不起精神配

合了，吴琴仍然毫无走的意思，半合衣地躺在刘志毅的被窝里，被头直偎到嘴边，一边惬意地抽着鼻子，一边笑骂：“这死味儿！哎，宫大哥，你说刘志毅气不气人，那天，天下雹子……”

宫乃盛迷迷糊糊：什么那天？那天就是天上下金条了，他也不打算接话了。

吴琴仍不死心，兀自响亮地笑了一声。宫乃盛心想，你现在就是嚎一嗓子也白搭。他在脱衣服时突然想到，现在屋里就他们两人，他还有只穿裤衩睡觉的习惯，她怎么不走啊？为什么她不敢单独和刘志毅在一个房间里住一夜？是不是在她眼里，除了刘志毅，天下就没有什么男人了？

宫乃盛咳嗽一声，脸上尽可能表现出恐怖的淫意，一步步逼近吴琴，举起双手，作出恶鬼扑人的样子：“要知道，我也是个男的！”

吴琴知道宫乃盛是在开玩笑，不过也确实提醒了她，自从爱上刘志毅，她几乎把工地上所有男性的性别都忘了，其中自然包括宫乃盛。可她仍然不愿意回自己的房间，那样，她对刘志毅无尽的思念就没了寄托，心会更加空虚，夜会更加漫长。她冲宫乃盛莞尔一笑，嘴一撇，撒娇发嗲，身子在被窝里也跟着配合地扭了几扭：“宫大哥你真坏。志毅临走时不是说让你照顾我吗？”

宫乃盛龇一龇牙：“你说，一个男人照顾一个女人，他应该怎样照顾呢？”

吴琴假装听不出他话中的猥亵意味，眼睛一直亮晶晶地盯着宫乃盛，轻声说：“我饿了。”

我的天，宫乃盛泄气了：她今晚真的不想走了！他望着近在咫尺的吴琴，心里忽然动了一下。这一“动”使他警惕起来。他其实也忘记了，眼前躺着的是一个鲜活的女人，棉被都遮不住身体的曲线，尤其是挺突的高胸。黑亮黑亮的几绺头发使得她的脑门更显洁白光滑。丰腴的面颊，正如初识她那天的中秋满月。娇艳的红唇鲜嫩欲滴。真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宫乃盛对自己想亲对方一口的念头吓了一跳。他严肃起来，同时也觉得自己矮了一块。他已经愿意听从吴琴的吩咐了。

岗子上的村庄里有个小食杂店，由于顾客少，只要有人来买东西，任何时候主人都乐意接待。

外面很黑，岗子和岗子上的杨树林遮住了天光。杨树叶子基本脱



落，风吹过已没有了涌动的林涛声。柳河水流淌的声音单调而缺乏节奏，只有偶尔的狗吠显得突出又有生气。

吴琴小鸟依人地紧偎着宫乃盛。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岗上的食杂店走去。

老板娘见来了顾客，虽然是在梦中被叫起，依然很高兴，目光在两人的脸上扫来扫去，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意。宫乃盛很喜欢老板娘的联想。

回到宿舍，两人边吃边唠。吴琴仍然不断地提起她的志毅。宫乃盛却常常走神儿。吴琴突然停住话语，走到宫乃盛床前。宫乃盛依靠在行李上躺着，故意不瞅她。吴琴将上身伏在他胸前，调皮地捧住他的脸，硬把它扭向自己这一边，闪亮的眸子紧盯着宫乃盛，抿着嘴笑，那笑很美，略带一丝嘲讽。她俯下脸，鼻尖差点儿触着宫乃盛的鼻尖，不无得意地说：“你终于吃醋了，我的宫大哥！”

宫乃盛的脸“腾”的一下红了，心咚咚地跳着。他感到吴琴胸脯的弹性，感到她呼出的温馨呵气。她飘下来的头发刺得他面颊痒痒的。他两手紧紧地攥住床单，生怕它们会不听话，呼啦一下抱住她，就像人们站在高处边缘下望，总怀疑自己会不由自主地跳下去，而不得不后撤一样。

吴琴的眼睛掠过一丝柔情，也许是同情，幽幽地说：“你要是想，就抱抱我，亲亲我……”

宫乃盛感到头有些晕眩，难以控制自己。吴琴忽然将她那柔滑丰满的面颊紧紧地贴在宫乃盛脸上，左右腮轮换，最后用肉嘟嘟的嘴唇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为他掖了掖被子，说：“我走了，你好好睡吧，我不打扰你了。”

第二天，宫乃盛看见吴琴时有些尴尬。吴琴则依然如故，好像昨天夜里的事压根就没发生过。

按规定，今天是刘志毅应该返回的日子。吴琴一边收拾着刘志毅的床铺，一边絮絮叨叨地说：“哎！宫大哥，我说姓刘的那小子今天肯定不能回来，你信不信？不信咱俩打赌！”“哎！宫大哥，姓刘的那小子回来时，我猫起来，你就说吴琴也回家去了，你看他脸上什么表情？哎，再不你就调理他，说吴琴病了，在阜新住院呢，看……”

看着吴琴抑制不住的兴奋，宫乃盛在心里叹了口气，笑话自己自作多情。也许只是因为他陪她熬夜，陪她去食杂店，陪她唠刘志毅而

感激他、同情他、可怜他，赏他一个吻罢了。

但是不管怎样，宫乃盛发现他已经不由自主地在心里为活泼开朗的吴琴小妖精腾出了一块地方。

别后重逢使吴琴和刘志毅之间的感情更深了，两人已不能分开。

工地在冬天几乎没活儿，食堂也改为每天两顿饭。吴琴和刘志毅只有每天凌晨至清晨的两三个小时才会分开，再见面的样子就像如隔多年。即使这两三个小时，两人也不愿让其空白，互相争问都做了什么梦？

他们很快地开始考虑各自离婚的问题了。

刘志毅不赞成二人同时离婚，那样会影响不好，建议吴琴先离，理由是吴琴结婚时间短、基础浅、在家说话算、又是工人，影响比较小；又告诉她直接在街道开介绍信办理，能不让单位知道最好。

刘志毅结婚时间长，犹如大树，盘根错节，扎得较深，又是党员干部，不大好处理，慢慢来尽可能缩小影响。

两人也不无争执，但谁也不怀疑对方的真诚。尤其是吴琴，被刘志毅晓以利害后，已决定这次回去探家马上就办。对她离婚后，刘万一离不成怎么办的问题，她觉得想一想都是罪过，都是对刘的不忠不贞。

他们俩表面上反复征求宫乃盛的意见，其实是让他分享喜悦。对这样的终身大事作出一致的决定，就像两个农村青年订婚一样，是很值得庆贺的。宫乃盛理应道喜，可他老反复说要慎重，双方一定要相互负责任。说的吴琴一个劲儿地冷笑，并且时不时地、意味深长地睨他两眼。他终于明白了，吴琴曾说过他吃醋，他脸红了，觉得再不好说什么和二人相左的意见了。二人见他只会说些令人扫兴的话，便也不主动和他讨论离婚的事了。

三个月一次，轮到宫乃盛探家了。

哈尔套、彰武、沈阳，倒了三次汽车，晚上六点钟，宫乃盛走进家门。妻子赵志和他打招呼时平平淡淡，就好像他刚刚下班。

儿子在餐厅里写作业，带着一副小眼镜，脸几乎贴在桌子上，见了宫乃盛也只是抬起头闷声闷气地喊了声爸，然后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妻子陪宫乃盛在人造革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宫乃盛知道早晚该办的事还是早办好，让对方放心，他掏出三个月的工资。妻子不要他





工资以外的钱，例如奖金、外地工作补助费等，但这不等于不觊觎，只是他们刚结婚时还没有工资外的款项。她不能公然破坏当初的规定。

官乃盛喊儿子，儿子叫官明亮：“亮，来，爸爸也给你点钱。”

儿子过来，对接不接钱有些为难，一个劲儿地撇嘴：“我要钱干什么呢？”

赵志着急：“亮，要，听话。”

官乃盛不得不强调：“不兴给你妈。”他知道钱一到妻子手里就等于儿子没有得到一样。那他何必要拐这个弯呢？儿子就是自己逝去年华的重复。他特别不愿意儿子过自己过去的那种拮据生活。

听了父亲的指示，儿子更是无所适从：那他还要钱干什么？难道要他自己花钱？他可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经验。花钱的恐惧远远地超过了得到东西的快乐。儿子最后坚决地说：“我不要。”他不想找麻烦。

官乃盛由衷地折服妻子的教子本领。

官乃盛记得儿子三岁那年上幼儿园，他去接。那天天气热得要命，儿子显得没精打采，握在他手里的小手掌又干又热，嘴唇像刚喝完米汤似的绷着一层亮皮儿，迎着西照日头的额头挂着细密的汗珠，光脚穿着的塑料凉鞋，一下一下地踢着地上的浮土。在马路拐弯的地方遇着一个卖冰棍的，儿子的脚步慢下来。已经过了卖冰棍的好远，儿子似乎走不动了。官乃盛去抱儿子，儿子拒绝。他听见儿子用又干又细的嗓音儿说：“爸，阿姨发冰棍儿，老不给我……”官乃盛愣了一下，忙蹲下去，问：“小朋友都给吗？”

儿子干涩地咽了下唾沫，点点头：“都有，阿姨也有。”

官乃盛愤怒了，抱起儿子就往回走，边走边问：“你知道阿姨为什么不给你冰棍吗？”

“阿姨说，妈妈没交钱。”官乃盛只好站住了。如果你有权质问阿姨，那不是更有权质问妻子吗？如果说大人忘记交钱，阿姨不给孩子冰棍过于残忍，那么孩子母亲呢？她真是“忘记”了么？

“你回家没跟妈妈说吗？”

“说了。妈说喝白开水最卫生，冰棍不好。我喝了白开水，不渴了，就忘了……”

官乃盛给儿子买了两三份冰点。儿子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一个劲儿地说：“爸，够了，太多了，别浪费钱。”